

■金佳萍

夏天是个拟声词

■孙道荣

“夏天”是个名词，也是一个拟声词。刚刚还是春风拂煦，神清气爽，气温一夜之间“嗖”地蹿上来了，30多摄氏度的高温，不打招呼，说来就来，来了，不持续个八九十天，不烤得大地“滋滋”地冒油，不晒得你“啪啪”地汗流浹背，它是不会离开的。

夏天的风也是热“呼呼”的，无论狂风大作还是微风习习，都火辣辣的，热情得不得了，扑面而来，无处可躲。冬天的风是“冽冽”的，秋天的风是“簌簌”的，春天的风是“嗖嗖”的，唯夏天的风是多变的，无常的，它时而是“勾勾”的，时而又“飕飕”的，时而是“嗷嗷”的，时而又“嘶嘶”的，不甘寂寞，动静很大。

雨总是跟在风的后面。夏天的雨，大多是个急性子，来得快，“哗啦啦”就下了，去得也快，转眼无影无踪，只剩下屋檐还在“滴滴答答”。夏天的雨，往往又大又急，落在屋顶上，是“噼里啪啦”的，落在伞上，是“乒乒乓乓”的，砸在地上，是“扑通扑通”的。那么多的雨水，一下子倾倒下来，地面之上，到处是“咕噜咕噜”的流水声，还有行人脚踩着积水的“喇啦喇啦”声。夏天的雨，把你能想到的水的拟声词，一股脑儿呈现了出来。

还有“轰隆隆”的雷声呢。一道闪电之后，雷声轰然而至，这是夏天标志性的声音。倘若是天边的闪电，雷声是“咚咚”的，这样的雷声，沉闷，遥远，像远处擂响的战鼓；倘若是你头顶上炸开的雷，它的声音是“咔嚓”一声，如山崩地裂，吓你一抖擻。最可怕的是深夜的雷声，“咣当”一声，直接在你的床头炸响，如山崩，若海啸，似天塌，将你的美梦炸成无数碎片。

天太热了，很多鸟都热昏了头，噪声了，不肯歌唱它们的爱情了，却有一种小虫，奏响了夏日大合唱，那就是知了。可惜它只会一种声音，像一个自恋者，不停地呼喊着自己的名字——“知了，知了”，如果翻译成我们人说的话，完整的句子应该是“知道夏天来了”，抑或是“知道天太热了”。知了的叫声，没能让夏天变得清凉，徒增我们的耳朵对于热度的强烈感受。更有蚊子在耳边“嗡嗡”的飞行和偷袭，让夏天变得更加烦躁。青蛙也不甘寂寞，“呱呱”地叫唤，青蛙也只会这么一个拟声词，但它总是试图让自己的叫声显得不那么单调，“呱，呱呱”，或者“呱呱，呱呱，呱呱呱”，能把一个词唱得这么抑扬顿挫，有节奏感，青蛙显然已经尽力了。

好听的是一种鸟的叫声。当别的鸟都热得懒得发声的时候，“布谷鸟”隆重登场了，夏天可是布谷鸟的主场，它怎么能失声呢？虽没有夜莺动听婉转的歌喉，布谷鸟也算得上鸟界的声乐家，它的叫声简单，却纯粹，有韵味，或“布谷”，或“布谷，布谷”，或“布谷布谷，布谷布谷”，你听出来了么？布谷鸟的叫声是分成二声、四声和八声的，很有艺术天赋呢。如果你的耳朵再配合一下，你听到的声音就是“播谷，播谷，快快播谷”，多么励志的叫声，多么勤快的鸟儿，多么热爱劳动的鸟儿。

夏天固然是最炎热的季节，却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，你到乡村去，能听到水稻“哗啦”拔节的声音，鱼儿激流而上“唵溜唵溜”的跳跃声，鸭子们回家路上“嘎嘎”的叫唤声，孩子们“扑通扑通”跳进池塘的欢快声，以及在庄稼地里挥汗如雨的农民，他的汗珠“滴滴答答”砸到泥土里的声音，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种夏天的声音，你在土地上以及城里听到的每一滴劳动者汗水“窸窣”流淌和“啪嗒”滴下来的声音，都是这个季节最美妙的一个音符。

而我在黄昏的街头看到的一幕，温馨而从容。一个买西瓜的市民，在一个卖西瓜的农民摊位前，停了下来，他拿起一只西瓜，弯曲手指，弹着西瓜，滚圆的西瓜发出“咚咚”或“扑扑”的声音，这声音是脆而熟的，糯而甜的，它让燥热的夏天，忽然安静下来，如“吱呀”一声打开的家门，我听到了夏天这个拟声词，为我们谱响了一曲生活的交响曲。

湘湖新苗

■傅梓恺

怀念春姑娘

好似给大地抹上了生长剂
所有的植物全都醒来了……
小草如刚睡醒的孩童一般
伸个懒腰从泥背中探出头来

迎春花带头展开了容颜
在阳光下光彩夺目
山茶花似蒙着面纱的贵妇
在灿灿的金晖里
迟迟不肯露出她的容颜

重返半空的蝴蝶
在木叶间自在闲游
把它五彩斑斓的智慧书页
在大自然的照射下一开一收。

啊！河流醒来了
青蛙们又回到他们的主场
高兴地在荷叶上大声歌唱……

春姑娘推开了冰冷
把温暖传到每个角落
看百花齐放的场面
云的形状——她也露出了笑容

风景独好

敦煌，鸣沙山绝响

江南的六月太热，我于是决定沿着祁连山的山脚去避暑，亲一亲原上草；迎一迎雪山风，听一听裕固曲，再送一送明妃远嫁塞外孤独的背影。从西宁到德令哈，从曙光初露到四野被暮色吞噬，我们的车子像蒲公英一样在戈壁上空轻轻飘过。

下榻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——敦煌，因发源于祁连山党河的滋润，这片沙漠绿洲形成独特的自然风貌。夜晚的风很凉，路那边就是延绵390公里的党河，中间由挺拔的白杨林隔开，同伴们就着夜色，就着嘈杂的人声，品尝起当地美食，手抓羊肉、驴肉火烧、泡耳油糕……他们旁若无人说笑着大块朵颐。我的舌头太矫情，大漠美食又太过粗犷，除了喂饱眼睛，我蠕动的肠胃分泌出的是妈妈刚端上桌油光滴绿青菜的鲜香，“五分钟之前还在地上蹦跶。”妈妈说青菜的魂还来不及跑出去呢。

翌日，大太阳，风也很大，车子龟速行驶在公路上，扬起漫天的尘沙，我们赶去被网红炒得火热的鸣沙山。鸣沙山，沙分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黑五种颜色，传说汉代一名将军从西域获胜归来，兵入阳关，在鸣沙山安营扎寨。他所率兵马，举红黄两色旌旗，绿、白、黑三色是将士们的铠甲。谁料晚上被敌人袭击，就在两军酣战之际，大风突起，黄沙把所有的兵马都埋在沙子里，以后，每遇风起，就轰隆隆鸣响，仔细一听，好似金鼓齐鸣，又像刀剑撞击，而晴朗的天气，阳光普照下用军魂铸就的五色沙子则熠熠生辉，鸣沙山自此得名。

我当然不相信这温润得宛如锦缎的群山曾是浸染过血雨腥风的战场，我也听不见金戈铁马的厮杀声。那是什

么声音在耳畔萦绕？一群豆蔻年华的女孩子翩若惊鸿，那绵长的衣带，薄如蝉翼的纱裙，转身时的光彩是可抵达地老天荒的。她们和我平时见的行色匆匆的女孩子不一样，她们微笑中带着梦幻的优雅，优雅中带一丝不屑与傲慢，她们用微笑收割路人的目光毫不含糊。香风过处，隐隐约约有丝竹之声。

转身，我向沙漠摩托车队走去，这是个惊险无比的项目，最是让人感受沙漠的激情。高高低低的山丘，驾着摩托一路风驰电掣，入耳是呼啸的风声，震耳欲聋的马达声，先是由场地安全员带着我，到较平坦处便由我带他，这让我久被城市的钢筋栅栏禁锢的、貌似安分的灵魂霎时间蠢蠢欲动，我加足了油门，左冲右突，赶超我前面的同伴，驾出不可一世的霸气，再一个转弯，从最陡峭的山崖俯冲而下时，同伴已被我远远甩在了身后，甩在身后的，还有安全员从一脸错愕中重新灿烂起来的笑容。

骆驼大概是世上最温良谦恭的动物了。我们顶着烈日来到指定地点寻找骆驼时，它们五个一组，或立或趴紧挨在沙地上休息，驯导员一声吆喝，立着的骆驼就立即前脚跪下，身子放低，然后是后脚也跪下，让身子放平，游客就安稳地骑在背上了。负重的骆驼，沿着滚烫的沙坡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行走。曾几何时，在这条博望侯张骞打通的汉朝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上，起伏的脊背，运送过多少丝绸、茶叶、漆器到东欧，再从东欧运回多少宝石、琉璃和香料。还是这起伏的脊背，人群像是开了闸的洪流，从山脚涌上来又褪下去，满山的骆驼满坡的人，仿佛当年雄赳赳气昂昂攻打匈奴的千万将士。行至山梁



湘湖一景 许也平摄

如烟往事

小学初中那些事

比之于现在的小学生放学以后，家庭作业繁重，家长还带来带去地上兴趣班，我们小时候就轻松多了，但帮衬父母干活，那是小学生放学后的第一要务。其中，最重要的任务，莫过于割猪草了。

小时候放学，总会背起小背篓，约上几个发小，去村边野外割草。

当时，由于农村家家户户养一个或两个猪，猪圈里要用草来作铺垫，因此渠道边、河坎上，几乎是寸草不生，无草可割。

生产队的油菜田或麦田里，由于在施肥，草还是长得相对茂盛的。我们东瞅瞅、西望望，见四周无人，就一溜烟钻进麦田里。这边进去，那边出来，背篓已有大半满了。

天色尚早，几个小伙伴就会去山脚边找一块平地，用树枝支起一个三脚架，每人在小三脚架边放上一个撮箕，然后退到离三脚架二十步左右的地方，依次用镰刀去掷三脚架，看谁能击中，击中了那几撮草就归谁。

这样一个轮回一个轮回地掷，时光流逝得很快。不知不觉间，太阳也下山了，天色渐渐暗下去了，大家还玩得意犹未尽。总是我先建议，不玩了，否则回家要听骂的。但是等到整理自己的

行装，才发觉自己背篓里的草，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
我是唯恐母亲的斥骂，在背篓中间支上几根树枝，上面放上几撮草，让人感觉背篓里的草是满满的，其实，下面空空如也。背上背篓，匆匆地跑回家，将几撮草倒在猪圈内，一拍猪的臀部，猪在猪圈内来回奔跑，这样，草就和猪粪和在一起了。一旦母亲发现和责问，我就说，草让猪踩到粪里面去了，也就有了推脱的余地了。

上初中那会儿，正值“文革”期间，按照“学制要缩短，教学要革命”的办学方针，小学是五年制的，我12岁就上初中了。

我就读的是闻堰黄山中初中，校舍是依梯次而建在古黄山西南殿北侧一座叫“安山”的山南坡上，很是简陋。学校四周用石块垒起了简易的围墙，一些家在山北面的同学，上学放学基本不走学校的门，而是直接爬墙进出的教室。说是上学，其实也是不怎么上课的。上午上课，下午就在老师的带领下，结伴去附近的铁合金厂或龙山化工厂劳动。劳动项目也始终如一，就是搬煤或焦炭。比之于上课，同学们反倒对劳动更显得乐此不疲。

那时的上课，在现在看来，也是不

处，驯养员停住脚步，问要不要帮忙拍照，我的视线却停留在骆驼的身上，发现每只骆驼的大腿或臀部都被烙上了印记，被烙过的地方的海拔明显高于其他没有受损的肌肤，在阳光照射下异常地触目，尽管它们已能健步如常。

我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，心室顷刻之间填满了如戈壁般的苍凉。我想的是，千年前的骆驼，驮着的是民族的兴衰，它们的目光中一定充斥着坚毅和隐忍，而经历千年的跋涉，漫卷的黄沙让后辈的目光不再清澈，它们为了主人的钱袋，自己的肚子，千万次麻木地屈膝于红男绿女跟前。这又是何苦，不经意的一个念想，把我自己的心戳得千疮百孔。

鸣沙山的日落，是过年吃的糟豆，被一只匿名的手，热热闹闹从论坛炒到公众号，再从当地报纸炒到小视频，溢美的帖子，如癌细胞一样以惊人的速度繁衍。我也被这种气势裹挟着。从月牙泉出发，攀登骨棱清奇的俊俏山峰。穿了防沙鞋套的脚很笨，走一步滑半步，慢慢向上挪移，沙子和脚固执地抗拒着合作，始终没能妥协成进退相宜的姿势，只好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走上狭窄的只够一个人歇脚的木桥。

日头其实也还是那个日头，落山的时候，我站在江南的东楼无数次目送过，目送那一团红日渐渐遁去，在楼那一边与大地握手言和，总有云雀入秋之感叹。只是站上那么高的海拔，近距离地注视，红日光圈的外围竟还有如许之多的绚丽，绚丽中分明掺入着故旧苍茫，是女媧炼石补天时岩浆涂得最厚实的一处吧？要不然，心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一言难尽。蓝天静默，只有远处

薄薄的云朵如细水长流。

从山顶俯视，黑色的眸瞳就直直落进了月牙泉的泉底，日头又偏了几分，月牙泉在半明半暗之间摇摆，一半是岁月层层叠加上去的辉煌细节，一半是风吹起的粼粼波光把本就湛蓝的泉水渲染得愈加深邃。

这时，我看到一位大唐僧人步履蹒跚地向月牙泉靠近，捂着胸口，身子渐渐低矮了下去，他瘫坐在绿荫丛里，双目紧闭，脸色煞白。一阵风来，梭梭草的叶子在他的脸上乱蹭，他缓缓醒转过来，一捧泉水就是一种救赎……他活了下来，采了一捧泉底的“七星草”继续西行。奈何曾伴他历经坎坷的白龙马的血液，在他身后不足百米的沙漠上渐渐干涸。

又一阵风，把我从远古拽回到现实，习惯性地伸进衣兜掏手机，我想要锁定这样一个镜头，锁定在尘世间守候了千年的月牙泉的黄昏，泉边水草丰美，绿树成荫；锁定天上的云朵从蔚蓝到灰色，游人如月牙泉的粼波一层一层向后退去，鸣月阁的灯光微澜，星星投在月牙泉的波心；再等暮色把大地严严实实裹在怀里，万物沉寂。

坡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足印，算是人类的馈赠吧，也算是岁月的文身。试问，谁的身上没有疤痕？谁的心上没有沟渠，来过，爱过，痛过，最终还是要与时光和解。他们说，鸣沙山最会自我疗愈，明日清早，满目疮痍的山坡又将沙平如镜。

而我的明日，将带着十二万分虔诚朝拜沉寂千年未挣得香火，却融入了青史的莫高窟，你要和我一起吗？

乡村记事

■孙达

“胭脂红”

莧菜在我们村，读“害菜”，又叫“五毒菜”。

每年莧菜一上桌，饭桌上就会重温这道菜的传说：蛇、蜘蛛、蝎子、蜈蚣、壁虎这五种夏天经常出没的毒虫，端午节听到房间里有人说：“快吃，是煎五毒的。”五毒看到这家人的桌子上有五个盘子，其中一个盘中，汤汁鲜红，像血一样刺眼。女主人边吃边说“五毒菜真好吃”。五毒以为是吃自己的同类，直接被吓跑了。

这道“胭脂红”就是莧菜，其实莧菜被称为“害菜”跟它的生长能力也有一点关系。只要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，10天左右莧菜就成熟了，导致虫子无法在它周围繁殖。因此吃莧菜不必担心有农药，再加上它本身有“克毒”之效——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莧菜“甘、冷利、无毒，具有补气除热，利在小肠，治初痢”等功用；中医上认为，莧菜具有解毒清热、补血止血、抗菌止泻、消炎消肿、通利小便等功效。乡里人有些什么恶心、呕吐、腹泻之类的毛病，一把莧菜往往都能立竿见影。既然这是一种令毒虫都害怕的菜，“害菜”两字实至名归。

莧菜是夏季的时令蔬菜，能从谷雨吃到立秋。四月的莧菜吃的是“鲜”。撒下菜籽后的四五天时间，地里就长出了秧苗，追肥后用不了几天时间，挨挨挤挤就能把菜地长得密不透风。新鲜的莧菜叶儿暗红柔软，清蒸最好。上桌后，浇上一些鸡胃调味，滋味鲜美可口。儿子自幼胃口不好，吃饭挑三拣四，唯独钟爱此菜，一个人能吃光一大碗莧菜，红色的汤汁还要倒在饭碗里拌饭吃。一粒粒米饭染成了胭脂红，儿子埋头狼吞虎咽。这时候的莧菜简直就是一家人的心头宝。

五月莧菜吃的是“嫩”。这时候的莧菜口感柔软、营养爆棚，做法多样，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当红“鲜”菜！择一把莧菜，播几粒“蒜瓣”，往油锅里一丢，蒜香冒气之时丢入莧菜，浸染成水墨千红中最为柔软鲜嫩的颜色。炒熟后盛于白色盘子中，可不就是杜甫笔下的“登于白玉盘，藉以如霞绮”吗？夹起一筷放入口中，蒜香和莧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，成就了五月最好的味道。

六月的莧菜就一言难尽了。不管多么美味的菜，连着吃了两个月，再好的滋味都变成了灾难。但我母亲却有的是办法，她把莧菜养老了，摘去叶子，留下菜梗，藏于瓦罐做成“霉莧菜梗”。数日后，罐内发出阵阵香气，取出蒸豆腐或南瓜，简直就是妥妥的下饭神器。

好吧，趁着夏至未至，去园里采一把莧菜，在漫长的时光里尝鲜品物，奏一曲舌尖上的乡音。